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第二十七回 領棺柩起死回生 備文書捏情定案

話說洪鵬程相驗之後，來到大堂。傳了堂諭，叫家屬領屍埋葬。原差接了差票，隨即出城來到鎮上，找到湯家。只見有個人站在門首，上前喊道：「你可是湯德元家內的人麼？」那人抬頭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問怎樣？」差人道：「你眼睛也不睜，這樣的粗鹵法。問你自然有事，我們是縣裡來的，你家湯德元遭了那個案件，現在監內得了暴病，昨日夜內死在裡面，我們老爺開恩，免得葬在岡子上，傳了堂諭，叫你們家屬前去領屍呢。」那人一聽哭道：「我主人果真死了，可憐遭了這冤枉，卻死在那個裡面，苦也不苦。」說著轉身一路哭到裡面去了。差人見了這情形，皆以為人死未有不傷心的，這得跟了進來，催他速去收殮。裡頭湯太太等聽了這，也哭個不止。想了半天，又叫那人帶著湯俊進城前去，又取出一包銀子，不到十兩光景，湯太太哭道：「我家那樣家產，遇了這飛禍，即弄得清淨，現在人又死，連買棺木的銀子都不夠了。」說著，又放聲大哭。差人望見這樣，遙想也榨不出油來，只當空跑的，只得隨著那人回到城內，在四拼店內買了一副棺材，薄薄兒的，喊人抬到衙裡面門，然後原差將他兩人帶到堂上，具了領狀，方到監內來收殮。此時李春正在裡面，聽說家屬來了，抬頭一看，正是陶發同著湯俊走到裡面，見湯德元死在地下，湯俊也不知道這底細，見父親身死在地下，焉得不哭？哭了一起，眾人將他勸住，動手把湯德元收殮起來，隨時抬了出城。到得鎮上，就在祠堂裡面停下。陶發開發了力錢，把扛夫走了。湯太太與兩個姑娘就來到祠堂內，穿了孝服，哭了一回。那些鎮上親戚朋友，聽說湯家遭了禍事，湯德元身死在獄內，現在領棺回來，無不個個歎息。惟有華太太與李大椿的母親哭得十分利害，一個是因兒子同受這禍，現在尚在車內，不知性命如何，故此傷心。一個是因帶他兒子考試，用了多少錢，作了多少難文字，又將他母子接在家中居住，這樣好人竟不能好死，故此你對我哭，我對你哭，哭個不休。鬧了半天，到了上燈以後，大眾方才散去。

忽然陶發從外面進來，望著兩位太太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哭了，現在有人來了。」華太太聽此，忙往聲向外一看，早有一人走了進來，湯太太問道：「這就是李頭翁麼？」陶發道：「怎麼不是？」湯太太方欲上前謝他，早見那人望著華太太磕頭下去，說道：「恩公現在此地，我李春不知恩公在此，一向少來問候，望恩公恕罪。」華太太再細細一看。忙道：「你就是李春麼？」李春道：「怎麼不是？自從那日蒙恩公搭救，後來就在縣門口幫著人做個夥計。因前年鬧兵亂，之後無人充當這門戶，故而我上了。那知這兩年華先生已去世了，現在相公又遭了這禍，如此好人，天老爺也不公道。」華太太聽他提起兒子話來，不由的又哭起來，道：「這都是這夏均祥害了我家好苦，若不是碰在你手內，豈不送了性命？可憐湯先生也是個好人，無辜的被累在裡面，你道可憐不可憐。」李春聽他這話，大約是不知此事，遂向陶發道：「這裡可有外人麼？」「這皆是我們家內的人，請你就在此刻動手罷。」

李春道：「你莫著急，先將門關好，恐怕有人進來，露了風聲不是頑的。」陶發答應，就出去將祠堂門關好，上了大門進來。此刻湯太太方把這話對華太太李太太說知，大眾道：「這個李頭翁真是難得，擔著這樣的石子救人的性命，不知隨後將何以報德？」李春謙遜了一會，自己又各處望望，然後叫眾人過去，他就與陶發把棺柩抬了下來，用力將蓋子掀去，在身上取出一位丸藥，放在湯德元口內，趕忙又叫他燒些水來，又拿一牀大被將湯德元蓋好。不到半個時辰，只聽棺材內微微的響動，又過了一會，有了聲音，陶發真是喜出望外，就要上來揭被。李春趕著阻住道：「你莫著急，現在還未大醒呢。」湯太太聽見他兩人如此說法，就與華太太走了過來。只見李春彎著腰將頭低著，好像同人說話一般。約有一盞茶的光景，但聽歎氣一聲，說道：「悶死我了。」眾人見湯德元活了過來。誰不歡喜。來看李春，已代他將被掀了，讓他坐起，趕忙把開水鄉來把他喝，好似牛飲水一般，一連喝了幾碗，方由棺內出來。望著李春說道：「不是頭翁救我，已為陰司之鬼。」說著就跪下來，代他磕頭，被李春一把早已抓住，道：「千萬不要如此，此地耳目太多，日久難保無人知道。今日一夜已過，難於逃走，明早先躲起來，等到晚間仍要逃往他處，方可安身。我在此不能耽延，還怕裡頭找我。」

華太太見他要去，復又拜托一回，請他在監內照應。

李春滿口教他心內不要煩，自然有我報效。說罷辭出，與陶發來到縣衙，暫且不提。

單說洪鵬程見湯德元已死，自以為這事無礙，隨即著人去請王瑤葉開泰來。他們早已得信，知道用了毒手，把這三人辦下牢內，現湯德元已死，正要叫王活嘴到縣裡問他如何申詳，卻好著人來請。活嘴趕著前去，進了衙門，彼此見面，活嘴道：「連日費心辦究，這事敝東十分感激，正要前來奉謝，不意尊介已去呼喚。但是現在如何詳法，方可妥當。」洪鵬程道：「小弟已敘得稿子在此，轉請老哥前來觀看，好回復世兄，看他意下如何。」

說著，到簽押房內將稿子拿出，交在他手內。活嘴取出一看，上面寫著為申詳從盜圖劫刀傷事主事，於某月某日，本邑王家庄施某夜半被盜破門劫去衣物，當時拒盜被傷兩人，勘驗屬實，派差緝獲盜首老蠻子某人，堂上供出同黨打劫，華某先後一齊被獲，現在供認不諱，惟是非首犯應減一等法律，著永遠監禁，所有老蠻子一名乃是案中正凶，應當擬抵云云。

活嘴看畢，道：「就是活了這兩個人頭了，但是敝東事情定妥，也不要他的性命。至於府內，敝東已當面說知，只要公祖這裡詳上，無不準的。」洪鵬程笑嘻嘻的謙讓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不是小弟誇口，這點見識還有的，如此詳就是了。但是要緊的事件，請他要趕快辦，怕的日久生變。」活嘴答應稱是，辭了出來，去回復開泰。這洪鵬程就依著原稿，行了詳文，送到府裡。府裡也是與葉家有世誼，又是葉槐的同年，就照原文復詳上究，不到一月光景，回文已經發回，將兆璧兆琨定了監禁的罪名，永遠不放出來，老蠻子著即斬立決，洪鵬程好不喜歡。說道：「今日可以去見開泰，代他辦了這件事情，看他如何說法。」隨即傳了伺候，乘轎來到葉家拜會。號房將帖子報進，裡面喊話，到了大廳，早有活嘴迎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不知公祖駕到，有失遠迎。敝東現在書房裡面，請進去坐罷。」洪鵬程招呼已畢，就跟他進來。見開泰已在那裡等候，彼此見禮，分賓主坐定。開泰先行說道：「連日這事諸多費心，感激之至。家父那裡已寫信去，所有感情全寫在上面，想不日定有好音。」洪鵬程謙遜了一番，然後將回文拿出，與他觀看。就此一來，夏瑤雲幾乎有性命之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